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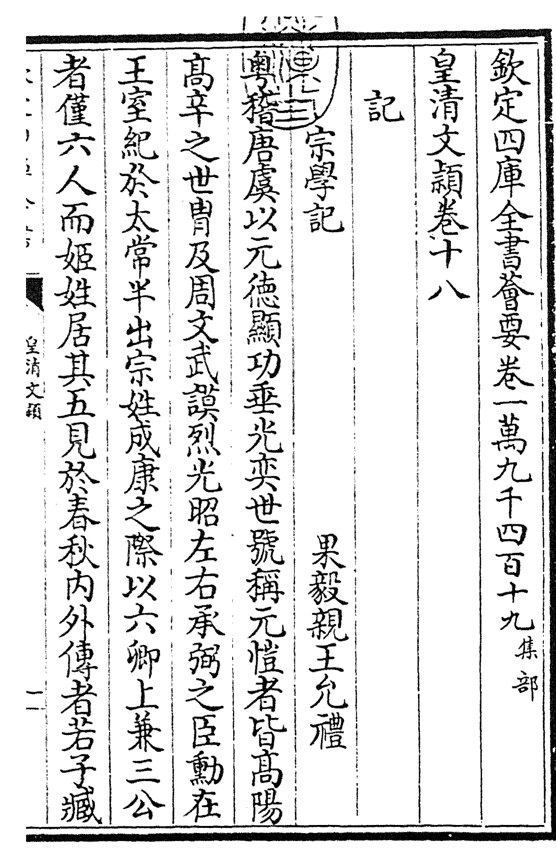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八

記

宗學記　果毅親王允禮

粵稽唐虞以元德顯功埀光奕世號稱元愷者皆高陽高辛之世胄及周文武謨烈光昭左右承弼之臣勳在王室紀於太常半出宗姓成康之際以六卿上兼三公者僅六人而姬姓居其五見於春秋内外傳者若子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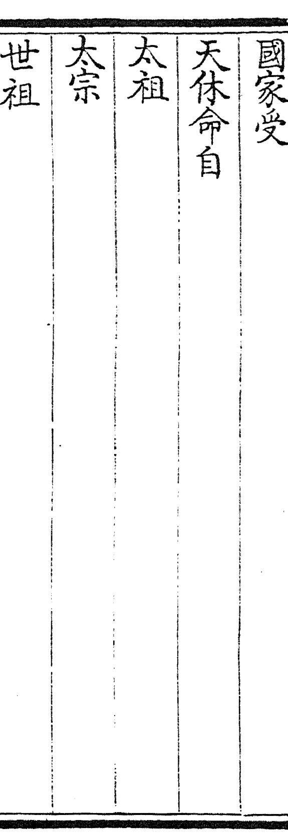
若國僑若羊舌肸若季札高世之賢大抵多周裔也蓋世運之隆賢者多生於上豈惟陰陽五行之秀氣所蘊鍾者異哉其觀感於皇極漸摩於教化牖迪於師友者既非士庶所得同且憑託世業俯仰寛然無衣食之計以累其心無樷細之事以分其日力其務學也專其成材也易故性資傑出者所蓄尤深閎而博遠也我

皇上聖德天縱通貫三才

躬履至道以為大小臣工中外士民之表儀敷天之下

莫不翕然從化重
念我宗室子弟尤教育所宜先
特諭立東西二學於禁城之左右自王公庶位以及凡有屬籍者其子弟願學則入焉即周官立學於虎門之外以教國子弟之義也伏讀
聖制以勸學興行諄諄戒勉務明於禮義廉恥之根源即洪範所稱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也立教之方以遠惡從善為本而稽經諏史以及學書習射具

有程式即師氏保氏所掌三德三行六藝之遺教也曰有講授月有課春秋有試五年大比高等量材授官下者申敎三年歷十有一年再試而無改焉然後屏之學而歸其家使族長保受之即鄉大夫興賢與能簡不帥敎者之法也典敎之官其正其貳皆取諸宗室非學優行敦者不與分局而敎者亦如之或選於庠士或擇於諸司復董之以翰林侍從即大司樂所掌之學政必有道者有德者乃任以敎事是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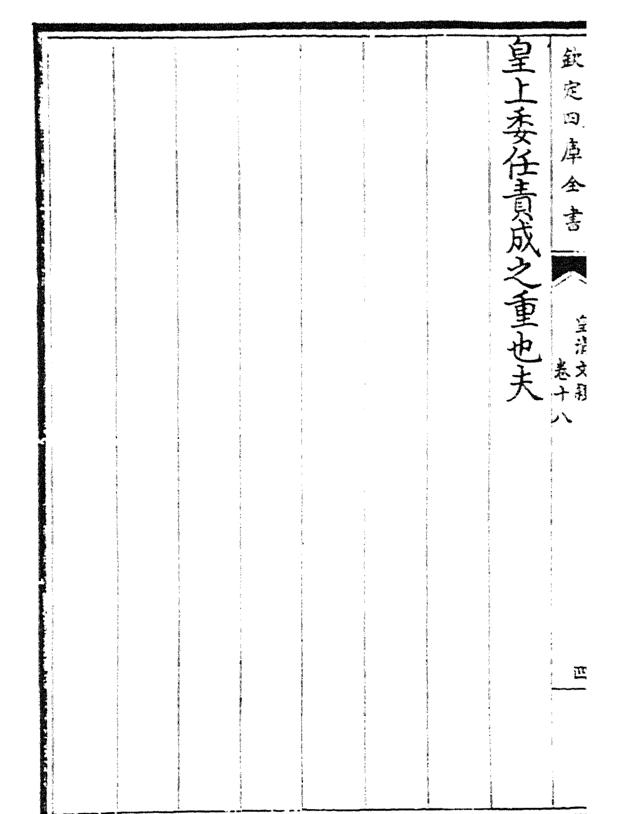
國家受
天休命自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以來本支繁衍至千有五百餘人係籍宗學者凡
二百餘人而能自擇師肄業於家塾者弗計焉茲非世
德綿洪積厚而流光之驗與凡我子弟幸生重熙累洽

之餘隱賴先業俯仰寬然身心無累羣萃於高軒廣厦之中請業有師講習得朋書冊紙墨之需食飲膏火之費皆取足於官中不索而自得之於斯時也尚不能恭承

聖主敦叙宗親陶冶曲成之至意而玩日愒時自安於游情尚何以歸對其父兄而自託於朋齒乎歲秋八月余蒙

恩領宗正事凡春秋校試及五年大比實主其高下黜

陟故列序科條而究宣其義使學正以下與聞敎事者
具知所法守而我子弟益興感於
祖宗積累之深
聖主敎思之切是訓是行日有孜孜苟非下材皆可謹
身寡過以自効于百司庶府之間而資性傑出者材達
德成將有如古人之可紀者焉俾海內嚮慕以為近
天子之光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以為中外臣民倡者
自我宗室子弟始則余亦得籍手以仰答我



皇上委任責成之重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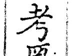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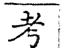
刈麥記

誠隱郡王允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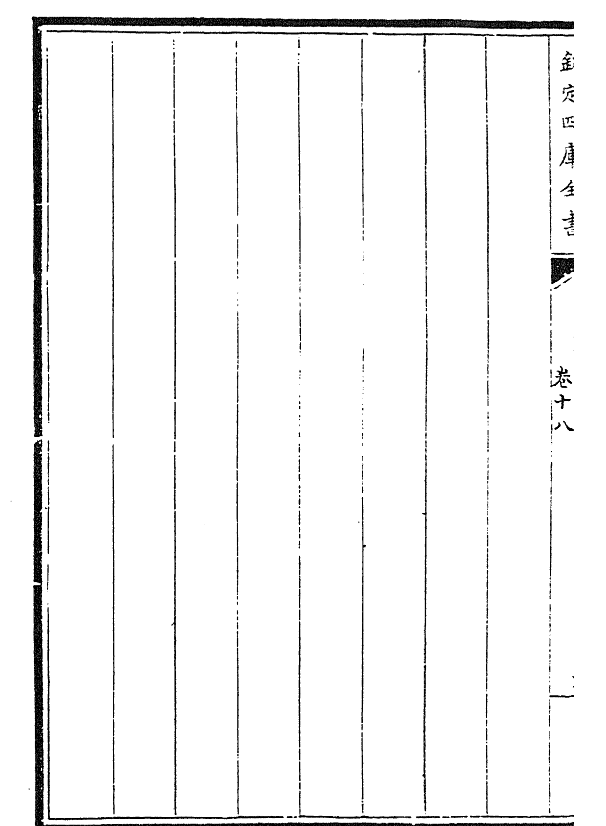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無逸首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也百穀俱於秋成惟麥熟於仲夏而自江以北賴以為生者猶江南之重稻也

皇上避暑塞北山莊遊豫之暇寓目農功每種穀麥稻黍於亭榭之旁或引山溪以溉田或因地勢而為洫一耕一耨皆親臨觀焉乙未之歲自春入夏澍雨應時祥風協律況兼山川衍沃土脉肥饒所藝諸田日見豐茂

而隴麥日至之時皆成熟矣於是
命駕中田躬臨刈獲視其本則實皆實襃足徵人事之
具修觀其實則兩岐三穗益信天休之滋至
天顔樂之蓋樂天下之豐亨皆如此麥也天下臣民之
樂惟在飽食煖衣而
皇父之樂以天下臣民皆得飽煖為樂是合天下之樂
而樂抑何大焉書曰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
考厥長用孝養厥父母詩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

眉壽此皆古人服勞奉養家庭歡樂之謂也臣等幸際
昇平位叨屏翰每序天倫之樂時聆
庭訓之傳正宜勵志詩書怡情翰墨逢吉日佳時而優
游於熙皞之域是又臣等之樂也今覩
君父之樂而知此樂之大惟願仰蒙
君父之樂而樂則樂亦共永於無窮焉爾



讀書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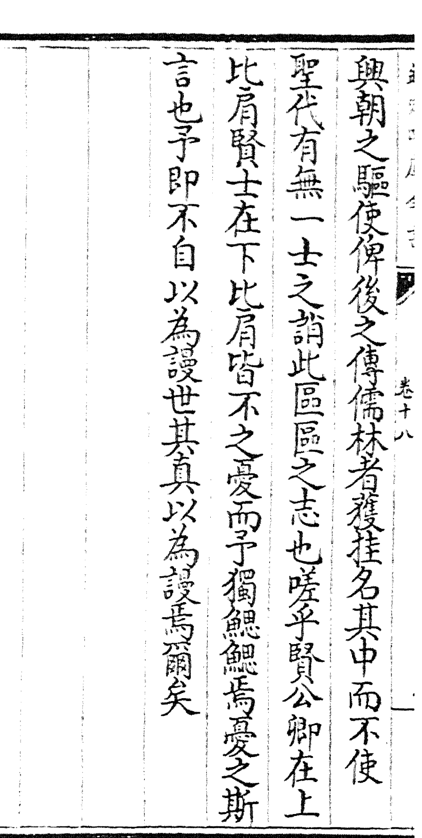
葉方藹

予以癸卯十月復補國史院編修僦居順城門外老屋三楹稍葺治之以其西一楹貯書數千卷而名之曰讀書齋予官號無事平時上直辰入巳出既性疎拙酬應俱絶因得偃仰休息手披口誦乎其間意忻忻也嘗念皇清興二十載武功之被薄海内外罔不震疊翕乎盛矣而禮樂制度在廷之臣尚未有所稱述以恢弘國家之規模又慮

天子一旦開明堂臨辟雝捜三代之文訪六藝之㫖或
命羣臣論撰
祖宗功德與詩書相並作為歌頌薦之郊廟而圜顧中
外無有起而應
詔者此亦學士大夫之羞而吾徒之憂也昔人謂漢承
秦之後以文帝之恭儉謙讓武帝之雄才大畧皆不能
因時改創以更化善俗成郅隆之治獨幸其臣賈誼董
仲舒劉向揚雄之徒前後崛起稱先王道古昔雖其言

不盡施行然至今誦其書想見其時以為商周而下言文明者莫與漢比吾於是知開代之主崇文右儒非粉飾太平之具也蓋褒衣博帶之士不可一日不立於朝久矣夫士束髮就傅即思讀書纘言卓然有以自見矧予早竊

國恩叨列侍從官以文學為名其又將何以自誘耶然則予之盡心於此匪獨從吾所好庶幾他日僥倖有成竭其駑鈍少備



興朝之驅使俾後之傳儒林者獲掛名其中而不使
聖代有無一士之誚此區區之志也嗟乎賢公卿在上
比肩賢士在下比肩皆不之憂而予獨鰓鰓焉憂之斯
言也予即不自以為謾世其真以為謾焉爾矣

潼關樓刻詩記

湯斌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崤函踞其東秦山迴合萬峰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抱叢倚道路狹峻車馬如束真天造奇險為秦閫閾且南控武關之隘北扼蒲津之阻握函夏之樞紐鏁川隴於堂奥漢唐以來莫不倚為巨鎮以資藩屏兵火之後城垣圮傾樓櫓半缺廢址荒煙過者為之躊躇而悽愴順治十三年斌奉

命飭兵兹土自顧庸菲不足當斯重寄恒惴惴自恐仰賴

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

輦轂之下故承之三年兵强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屬重建城樓貲皆蠲俸役罔妨農工既成集古人過關題詠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為詩二十九首刻於東門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其時君臣樂豫海寓清寧登嵩躡岱勒石銘功可謂極

盛衰幾而漁陽變起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
山河之險不足恃與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
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修德以
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歸馬
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眺山川之雄
勝覽昔人之詠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亦可
以慨然而思矣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湯斌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諮問民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

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

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

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乂斌時奉

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弛明倫堂岌岌

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
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黽勉襄事宗棟櫨桷楹
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
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
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
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
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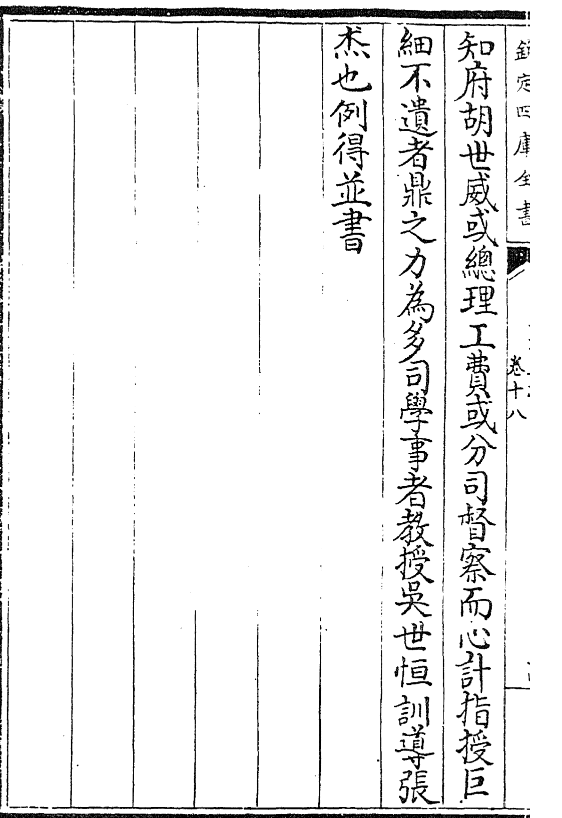
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
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
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
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
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
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
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

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効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絶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為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

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尸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
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鶩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

界謹誠偽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閒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閒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

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横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



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為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恒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湯斌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材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璧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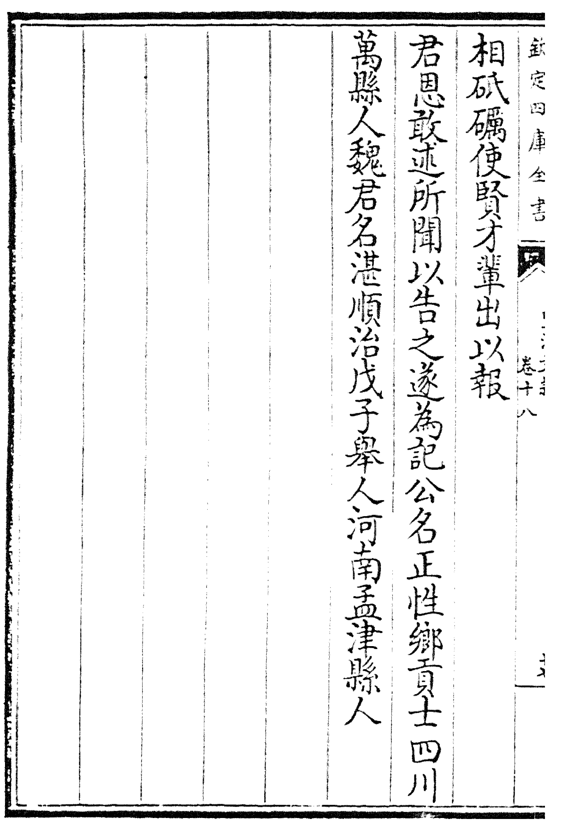
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啓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為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以為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冀苟得利禄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為宗也夫聖賢之學

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强不息遂至與天為一耳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

之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為己功疎屋漏難慊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緼之為天德發之為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

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
偽之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
如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蹻跖
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
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
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為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


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為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川
萬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嵩陽書院記

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為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黄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隣崇福宫凡宋臣之帶崇福宫銜者皆祀

之葉侯既還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菴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鄒貢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湢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壎以興起斯文為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為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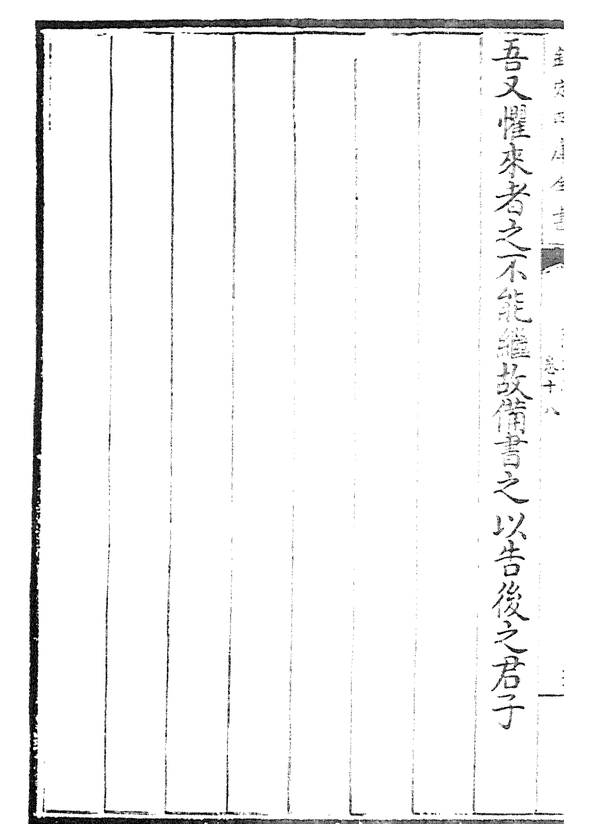
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為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

者為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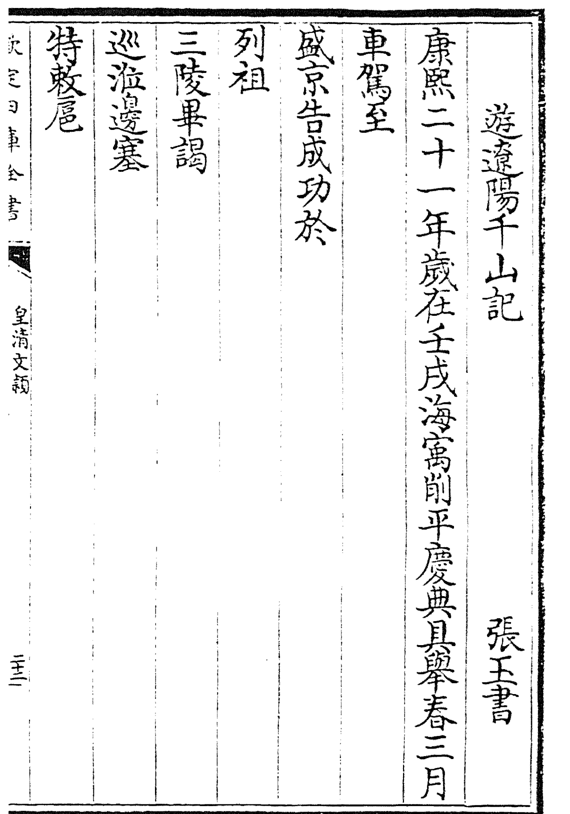
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祕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

以為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隨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菴之學以主敬為宗以體天理為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



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遊遼陽千山記

張玉書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海寓削平慶典具舉春三月

車駕至

盛京告成功於

列祖

三陵畢謁

巡涖邊塞

特敕扈

蹕部院諸臣留都祇候臣王書叨與侍從自

輿京奉

命返轡時日休暇將徧歷州邑諏訪舊聞會積雨中阻

不獲遠涉遼陽城南五十里爲千頂山迤邐盤亙夙擅

奇勝望後十日持襆被杖策以行比過遼城獲覩

太祖高皇帝駐師築壘據河克敵之遺蹟又延問故老

得年八十以上者二人指述舊事尤詳越宿冒雨入山

既至夙日開霽恣覽縱陟往返凡八日山多奇峯巑岏

稠疊不可指屈故名千頂僧寺最著者五曰祖越龍泉中會大安香巖志無紀載或曰唐貞觀中征高麗曾駐軍於此語多附會據元皇慶中直學士陳景元撰僧雪庵塔記言僧自豎巫閭駐錫大安後移居鴨綠江復還香巖具有異蹟今香巖寺西有雪庵塔而諸山所傳名勝亦往往以雪庵著則五寺舊址雖不可考而其創建在元以前興起在皇慶以後亦可信已夫遼陽為

國家肇基重地

陵宮相望百有餘里此山蟺蜒瑰異娩之往代當在東都灃澗西京霸杜之間而關塞遼遠輪蹄罕及致使靈峯鷲嶺鬱而不彰臣玉書來游來觀欣嘆希覯隨跡所至用志梗概山不勝紀仍以五寺繫焉循遼城而南里許山色凝碧籬落類江左至八里村有梨數百株雨後吹白如雪踰石門度七嶺東南行為湯泉泉近濁可滌不可飲也入山經邢崖徑路逼仄萬峯回互鳥鳴樹底雜卉翁翳梨最盛彌漫溪谷七八里不絶過南塔有官

亭遺址勝國時將吏宴游休暇之地又數武至祖越寺
寺環山而構面俯背倚左右拱揖高瓤數百仞巒岩洞
石各各肖形有神人仙佛蓮月盂鉢螺髻獅象之屬惜
無高人勝流持擇評品雖稱名近鄙仍而不變也由寺
東緣磴而上脫帽杖藜盤礴沙礫數百步得巨石石形
如丸圍徑以丈許兀踞峯頂凌虛聳特不欹不仄石上
為松坡為石佛崖為羅漢洞洞對峙曰振衣岡磨崖大
書蒼潤可愛名氏已蕪蝕畧見彷彿而已又里許歷危

磴數百級至巔鑿壁為斗室顏曰無梁昔有老僧精梵律者常棲宿其地他僧處之或觸鬼物或虎嘯於側中夜惴慄輙攜軍持而下僧浩然云自祖越折而西可五百步兩崖夾峙劃然如門既入泉流潨激泠泠如拊石琴溯流而上一徑盤紆古木間植達龍泉寺聞粥鼓聲與泉聲應而軥輈鳥語雜沓其中泉出寺後彌勒峯峯左有石洞方幅數尺珠光噴湧穿澗而溢寺僧截木承之刳腹類竹引入牖下有若懸溜凡祖越所見西北諸

峯皆在寺東峯勢詭異險幻正側殊狀遊者心駭目蕩不諦視不能辨也寺延袤僅數畝其築室架壑皆依山偃仰有清越環映之致故山徑峭窄而取境特奇寺為故相國范文肅公舊遊地其子忠貞公所書字存藏經閣中寺僧寶而藏之出以示客結搆嚴冷如見其人龍泉距中會不十里山徑曠衍林隩暢蔚虎跡交錯竟日無行人晨與循龍泉東麓折而南有北鹿十數注坂徐下僧曰此鹿就飲溪澗水耳畋獵罕至故與人狎然時

墮虎口至中會寺寺前爲水閣方廣半畝夏秋之交霪潦潰溢九峪之水滙注於下閣因是得名其盛時水石交映禽鳴漁沫頗極登臨瞻眺之勝今閣久廢僅存石址而水勢亦湮塞尋所謂九峪水故道無識其源流者可爲太息中會在五寺爲簡寂禪宇剝落無復舊觀僧耻若遼陽人有學行築室數楹書史盈案龍泉西南諸山皆倚室東隅而松岩峯西峙與彌魚庵故址相望嵐氣環匝視靜而聽遠坐移時窅然深也出中會行十里

許草樹蒙密溪流鏘然水穿石中時露時伏是為大安寺山址又里許徑路盤紆下馬拾級而上行五百餘步徑漸平復騎距寺半里許奇峯疊嶂聳出雲表如立如踞如拱如戴孤挺峭厲率去地數千尺寺枕山之中前俯後仰萬象盤鬱入寺憇五峯丈室閣鈴松韻時發異響坐久之遂兩僧導游人授一藤杖循百佛堂過薜菴至瓔珞峯峯突兀無梯縢行而上有泉出石旁如盎既下入萬松林逶迤里許隱蔽日月野卉數十本色丹而

姸錯互於古松之陰幽麗特甚自此山益奇徑益偪沙礫雜糅積葉盈數尺怪石怒攫下視無際心慄然而危乃令兩僧前挈後掖策杖其中同行七人穿叢莽排株朽纍纍然趾背之相錯也行十餘里至羅漢洞洞深五六丈懸崖後阻蘚壁對峙有明嘉靖中華學士察題石出洞口折而西遥望石穴如牖為雲封洞背雲封過馬蹄嶴當衆山之中南面通明北俯中會若襟帶然又百餘步經石門渡嶺天風乍起山木盡號仰睇仙人臺一

峯斗絶空際疑不可即循磴道徐上約數十尋至臺趾左深潭右絶壁環顧諸山盡在肘腋之下臺距趾二丈許上布石枰柳柳州記仙弈山庶幾似之而其直立萬仞之巔崚嶒竒詭飛鳥翻翼虎豹却顧海内諸山所罕覯也此峯居大安中會香巖之間山脈之所畨萃故遊大安者指為盡境折而下則去香巖為近於時夕陽在山陰氣慘肅不及還大安遂尋香巖而西距仙人臺二百步有徑東南行孫峯旁突為觀音閣閣久廢而其地

特勝衆山環列蒼靄畢會蔚然巨觀又東為夾峰元僧雪庵棲息之地峯下有洞洞口正黑傾亞不能措手足捫一穴僅容膝兩石離立横木其中背石履木下見深塹側身而入攀穴而出極山行之險甫出穴復對立一峯架木為梁濶僅踰尺引絙乃度夾峰之名以此峯頂有巨石有古屋有斷碑峯外道絶仍觸險出洞口歷鷓鴣石雨花臺循錦繡坡至香巖日已暝矣僧言深夜常聞虎嘯繞佛閣數匝而去遂墐戸就宿曉起捫石碑得

元直學士陳景元撰雪庵塔記碑覆土中百餘年掘土得之苔蘚瘢胝雜以塵垢字畫漫漶不可辨強起衆僧鈎剔滌除纖翳盡去所刓缺者纔七八字文載雪庵始末甚詳字體亦遒潤諸寺碑版之文此居第一由山後循舊徑度嶺又尋別峯東過雙井撫朝陽寺碣折入松林經大安而返千頂勝概以大安為最而山徑奇特實在香巖大安交會之介以道出諸山之背邃奧深隱故多見側勢登臨者憚其僻遠往往避險而就夷皆未能

窮極茲山之勝者也

重修東林書院記

熊賜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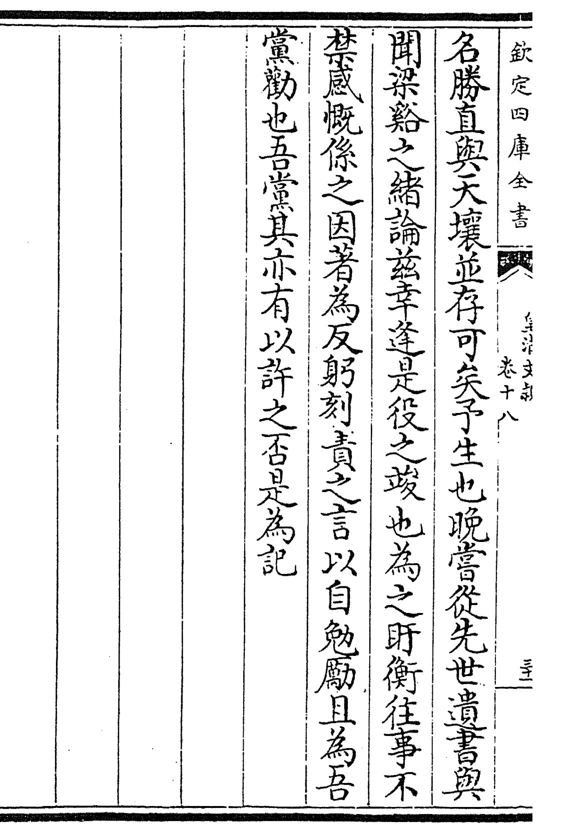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谿高景逸顧涇陽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爲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啓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内正人特指東林爲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吉修復而喪亂之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頽然京烟衰草間而已今天子隆重師儒崇奬道術近

特允言官請
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為士子觀摩地於是景逸先生之
從孫節培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
募越期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習
不畧異時節培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為文以紀其事予
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
本與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
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為者也夫學也者學為聖學為

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為聖為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為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夷殛竄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為者也粤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再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可不為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

昔反而内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葢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竝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塗背馳不啻若薰蕕冰炭之不相入而所為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絶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横決遂未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為之而畧無所顧也然則講學

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
泰運方亨宇內壇席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
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嘿識為真修
以篤行為至教勿 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
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為公之世而絕無
所為怙己凌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
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為千古美談東林



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谿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竣也爲之盱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著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是爲記

賜金園記　　　張英

予以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請急於

朝為先大夫謀丘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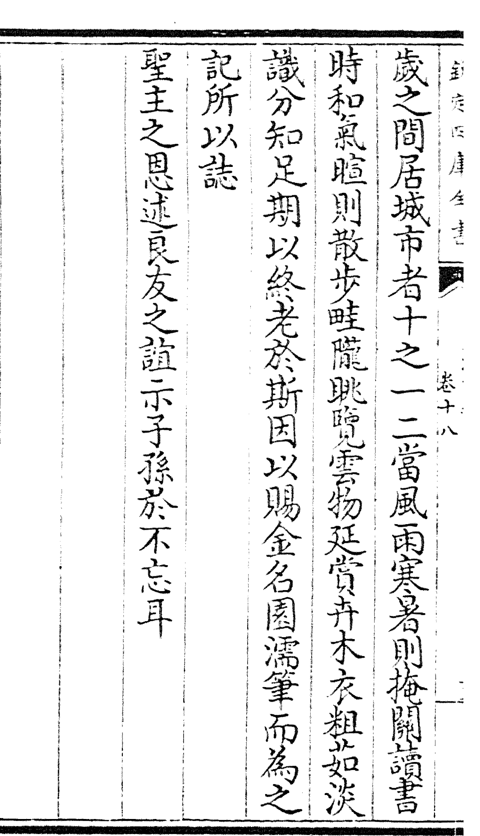
天子念十年講幄之勞特降

手敕褒以敬慎勤勞賜以白金文綺甚渥予以賜金之半置墓田度其半將以謀山林數畝之地為憩息樹藝之區避煩囂休晚暮誌恩澤也龍眠山去城郭五六里許巖巒層折谿壑深秀過石馬潭媚筆泉則益增水石

之勝疊嶂盤互一徑而入中忽平衍田廬散布予二十年來欲卜居其中形於篇詠者數矣壬戌之歸此願益迫故人左子橋亭遂成予志畀以斯壤有池可漁有山可樵有田可以耕穫有園可以藝植有堂可以燕息有松竹梅栗桃杏之屬可以資其蔭而攬其華爰因舊廬葺而新之堂向西山為西軒梅花下屋在堂之稍東為東軒別構南軒北軒蓋夙昔有四軒之志今翅備其製則香山所謂具體而微也古屋素題石堦土壁無丹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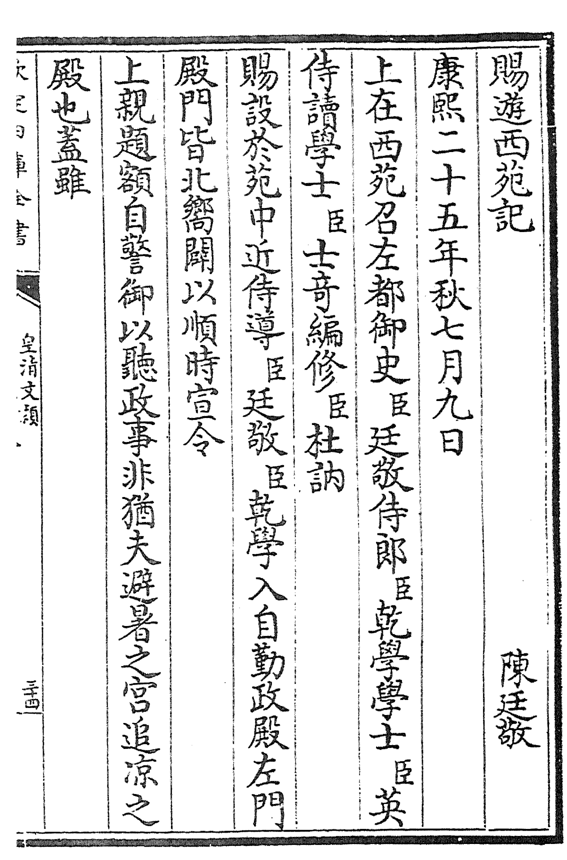
之飾無臺榭之觀門且觸額徑不容軌獨其掩映於嘉樹美箭之中曲折於翠巘芳池之側平疇如繡村落環向皆憑軒檻可得而矚昔賀季真投老歸山陰賜以鑑湖一曲心豔其事而尚惜其去之晚也予遭逢恩遇出入禁闥為侍從親臣且得捧

天子之賜金歸而營優游燕閒之地以朝夕寢處其中雖自顧文采風流不足以髣髴昔人而揆其所遇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耶予齒未衰而多疾性畏喧躭寂經



歲之間居城市者十之一二當風雨寒暑則掩關讀書時和氣暄則散步畦隴眺覽雲物延賞卉木衣粗如淡識分知足期以終老於斯因以賜金名園濡筆而爲之記所以誌

聖主之恩述良友之誼示子孫於不忘耳



賜遊西苑記

陳廷敬

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九日

上在西苑召左都御史臣廷敬侍郎臣乾學學士臣英

侍讀學士臣士奇編修臣杜訥

賜設於苑中近侍導臣廷敬臣乾學入自勤政殿左門

殿門皆北嚮闢以順時宣令

上親題額自警御以聽政事非猶夫避暑之宮追涼之

殿也蓋雖

駐蹕所在未嘗一日不與羣臣相接見炎景仄而方食曙星在而求衣惟勤惟專由輔弼暨百司丞令之屬承寵問被清光亦無一日不得至於斯殿也自殿角趨南陟横廊徑小軒以西

上講藝論思遊息深嚴之地稀有得至者軒裁廣一楹顔曰知稼出知稼軒疎籬草花被徑周阿蕭然有間井林野之思迤西數武秋禾方畝望之如雲前有亭曰秋雲英士奇杜訥三臣者先在焉陷而升鵠立以眺維北

之院曰豐澤維西之軒曰嘉頴自知稼至嘉頴蓋皆取諸農事為義或采椽斥題不斵不枅或白屋版扉不施黝丹無綺寮重廡文鏡鏤檻之飾盛矣哉堯之土階文王之栝柱大禹之菲薄衛文之節儉也后稷公劉之所樹藝而無逸豳風之所書載也臣顧諸臣而言曰於戲上聖德至矣吾屬廢遭逢辱恩禮其何力之能報諸臣皆相與讚歎皇恐稽首即亭中秩坐時久雨新晴漖波映空動植遂暢魚鳥欣悅頃之芳筵載列而臣等凌兢

震越就七箸如不勝滋懼素餐食已中使就

賜

御書及內製法瑯塗金香爐瓶合各一玉軸寶題雲章爛然爐烟尚溫合有香實顧惟恩出非常心魂慙悸中

使既復

命臣等九叩首以謝既退竊自念曰古者人主推食加籩或寵以翰製或錫以御飾器物所以勸勞能待賢彥也臣田野窮賤才質瑣微擢歷臺司日侍禁闥飫賜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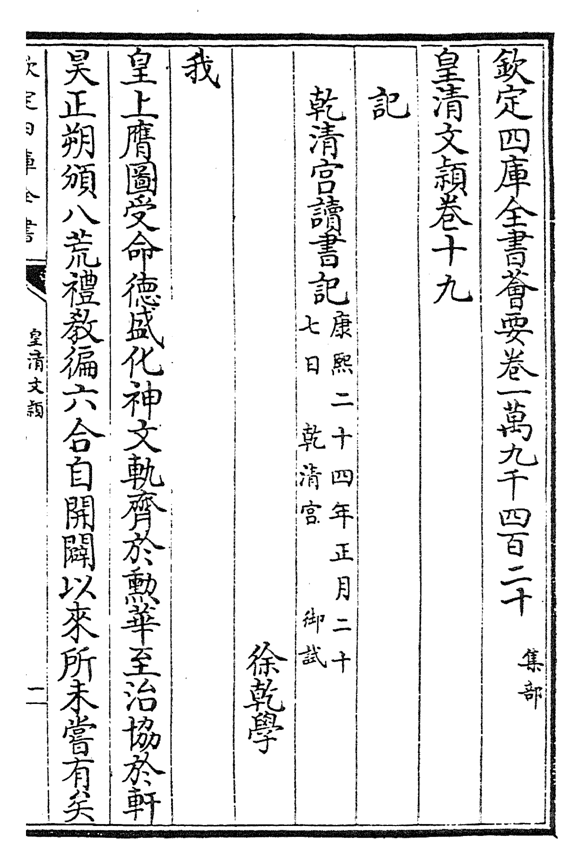
蓄歲時霑被未有寸尺裨補而

上意疊至如此此臣所捐糜難報之恩也已又念賢聖之君必恭儉勤民恭儉故親賢禮士勤民故重本興化而養賢及民維古志之臣嘗誦詩而通其義焉解詩者言由庚人君調陰陽育品彙萬物得由其道也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也詩之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天下無事澤及四海故次以蓼蕭

湛露而燕賜之盛與焉以見夫得賢之效至此為極而為天下之所歌樂矣故又終以菁菁者莪也此非賢聖之君其曷能之兹者

上恭儉勤民聖德之至巍巍無極不以臣等之非賢而過禮遇之如此則夫巖穴道德之士孰不思接迹王廷效忠竭智以策功名而顯當世哉此又臣之所深慶者也故竊附詩人之義既為詩五章以咏歌盛事又謹記之如此云

皇清文穎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九

記

乾清宮讀書記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乾清宮御試

徐乾學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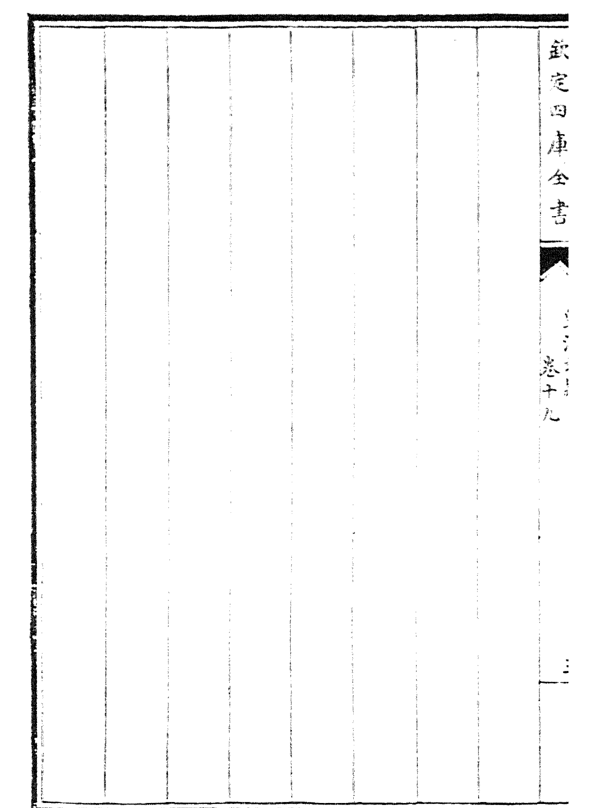
皇上膺圖受命德盛化神文軌齊於勲華至治協於軒昊正朔頒八荒禮教徧六合自開闢以來所未嘗有矣

而
皇上所以致天下之極治若此之盛者惟是勤學好古
極圖疇精微之奥通天地渾淪之理窮古今之紛賾觀
萬物之屈伸禮樂貫於百王運數探於元始因革損益
燦然備陳制度文為秩然具舉自書契之後簡編烟海
深宮禁籞廣廈細旃之間昕夕披覽亹亹忘倦是以内
聖外王之道無所不該文經武緯之宜無所不裕合乎
天而孚乎人發諸邇而見諸遠舉而措之易易也臣伏

讀尚書至說命乃始言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蓋王者之多聞欲以見之事業也非徒資宏覽稱博洽而已三代誼辟罔不皆然顧後世人主或厭棄詩書或初勤終輟以是治功亦遜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東漢顯肅二宗臨雍親講唐太宗留情典墳意悟冲邈宋眞宗仁宗手親經史丙夜不輟史册流傳以為美事而治不臻於極盛者以其所學之道非二帝三王之道也孰有如我

皇上之合道法以出治與天合撰自强不息者哉臣惟
乾至健也天得一以清乾之象也解者謂一者專一而
不撓純與不已之謂也穆清穹乎上而日月星辰經緯
錯列氣化流行循環不已夫天豈有息時哉亦豈有强
之使然者哉惟自强不息故健之用為至神一息即非
健矣孔穎達正義云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
時虧退君子以人事法天亦如天之至健而自然不息
無幾微之或間是以仰觀俯察窮搜博覽彌綸宇宙酬

酢神人雖功用莫之能測而範圍不外於一心蓋
皇上之心即二帝三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皇上之學即二帝三王惟精惟一之學也無一時不典
於學即無一事不合於道由是而致治之盛遠邁往古
豈偶然哉臣謹承
命為
乾清宮讀書記云



瀛臺恩宴記

徐乾學

聖天子御極之二十年九叙歌七德戢萑苻銷聲鯨鯢潛伏遺孽就殄諸方底平咸弥將毳靈旗欲偃雨暘時若歲其大有
天子以秋七月壬申燕羣臣於瀛臺蓋異數也羣臣入自西苑門乘船渡至石橋側序立以俟
天子遣重臣傳諭曰惟茲在廷諸臣宣力有年恩數未徧今朕駐蹕於茲召諸臣合會為歡以永今日魚藕菱

芡之屬出苑中所有無費大官又念秋露始零各賜文綺表裏用製時服非比法筵大賚其共悉朕意諸臣以次拜

賜伏而奏曰臣等備員多過無有毫末勞勩方懼隕越於下今

天子加恩便蕃在廷沾洽跪聆

温綸益用悚慄涓埃之忱難裨海岳臣等無任惶愧者

奏已謝

恩就席
天子復有命曰古者君臣有獻酬也今者之飲朕不及
徧勸羣臣其暢情極歡無或不醉諸臣再拜稽首就坐
飯訖改席設肴核
賜上尊人一巵又命勲舊大臣學士勸飲無筭爵於時
天氣爽澄樹色茂蔚秋蘭香發谷鳥聲和諸臣既醉謝
恩各擎所
賜以出 臣既黙承華之署獲與斯榮又以執筆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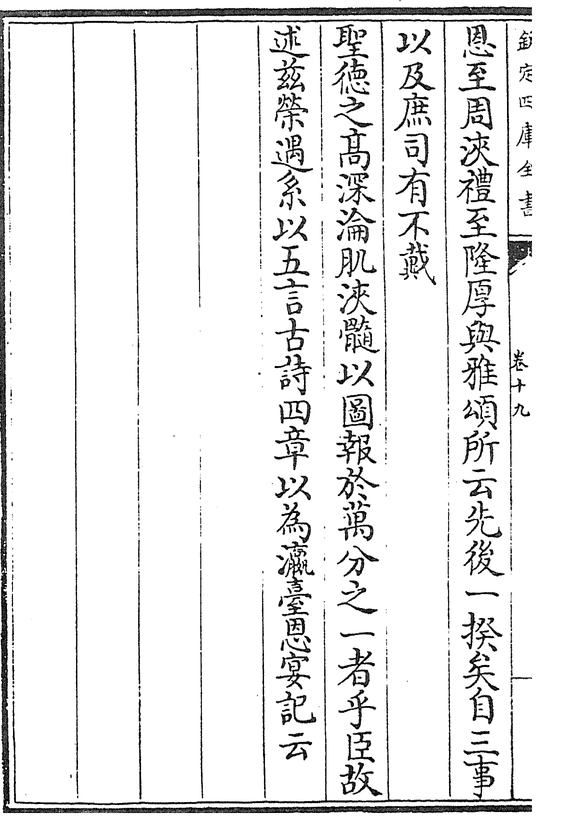
蹢均誼當有所撰述臣伏考儀禮有燕禮於五禮屬嘉其一為君臣無事而燕其一為卿大夫有勤勞而燕也今諸臣幸邀

天子之寵靈而際太平無事

廟堂之上璣衡神運使萬物得所四海蒙澤諸臣方奉職不逮其何勤勞之有此所以大小臣工受

恩感激跛踖不自寧者也臣又讀小雅鹿鳴之篇小序以為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故燕禮歌鹿鳴而鄭康成注以為君臣講道修政之樂章賈公彥疏魯頌振振鷺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之詩亦以為君臣相與明義明德而燕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三代盛時上下和樂君臣之間如家人父子論者以為泰交之盛致治之本在是自秦漢以後此風邈不可覩矣然則天子所以施恩臣下飲食之而侑以筐篚令其不醉無歸者



恩至周浹禮至隆厚與雅頌所云先後一揆矣自三事以及庶司有不蒇

聖德之高深淪肌浹髓以圖報於萬分之一者乎臣故述茲榮遇系以五言古詩四章以為瀛臺恩宴記云

御賜書記

徐乾學

皇上以侍講學士臣尹泰有問學操行俾在
內庭供事不數月以其勤也
賜之內府秘本秦漢文一帙臣泰既受賜累日喜見顏
色則向學士臣乾學言曰泰少而讀書僅通記籍長而
麤知大義未嘗窺聖言之奧與自侍
禁庭見
皇上聰明時憲孜孜亹亹聽政之暇研精覃思於六經

之要妙與夫前史得失之林每召臣泰面加
訓諭凡古人文章一字一句稍有疑端
天語發明洞若觀火臣泰側而聽焉伏而思焉如是數
月而心有所開今之泰非昔之泰也
皇上以泰為可進於學而
賜以是書又重之以
宸翰泰雖不敏將終身焉紬之繹之以益其神智傳之
子孫世世寳藏焉子為我記之臣皃學竊惟自古人主

留心藝文者多矣未有如我
皇上好學深思精微廣大者說命之言時敏周頌之言
緝熙無以過之也臣乾學薄劣無比遭逢際會得侍
講幄及造
內廷仰見細旃廣厦夙夜宥密之
聖心而恭朝夕供奉式克欽承揚休近光密邇咫尺宜
其涵濡於
帝德之廣運而自淑於厥躬也臣又伏念人臣受君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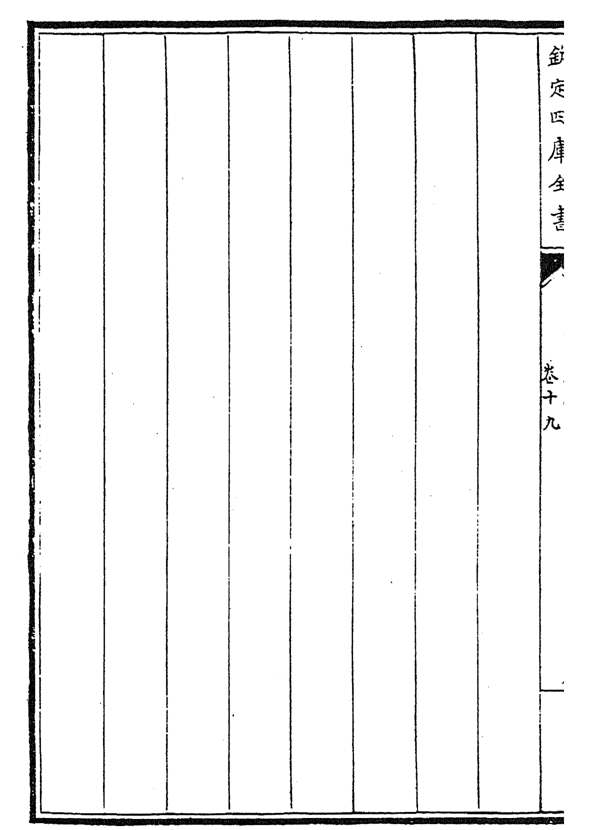
之賜尺寸莫不以為榮惟賜書最為優渥車服有時而敝金貝有時而罄惟書則貽之永久是訓是行不啻天球河圖之璀璨而世世守之若河山帶礪之綿長也宜泰之感激之深而愛重之至與

東宮將出閣

上特擢泰為詹事眷倚益厚泰益思進德修業以報非常之

恩他日洊登三事寵賜便蕃尚當為君記之勉旃自

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賜遊西苑記

徐乾學

康熙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初九日平明羣臣奏事畢奉

詔賜臣廷敬臣乾學遊西苑環衛導行由勤政殿之左歷小徑入門為知稼軒軒之外疏豁爽塏心目開朗數武至秋雲亭臣英臣士竒臣杜訥拱立亭外以待其西則嘉穎軒

上披閱章奏及進膳之所南則狎鷗亭平臨太液闌檻鮮澄如畫可望而得也其際則泱漭蕩漾極視無涯清

流環引被以荷芰青紅掩映汎景翩風鴛鴦鸂鶒飛鳴自若池之隂植稷禾果蓏數畦方秋穎茁秀色成攬有轆轤高井膏液潛通清泉不竭迤西朱牆以内為豐澤園

上退朝讀書之室水濴迴階下規制樸雅總無雕飾臣等仰見

皇上於政事學問日昃不遑念民依勤稼穡所其無逸之心雖在清宴未嘗頃刻少輟侍衛宣傳

溫諭

賜上方珍饌二筵未幾

賜　臣廷敬　臣乾學

御書各一幅

天章炳煥龍翔鳳翥又

賜　臣等五人法琅香鑪瓶合各一製作工巧五色絢爛

香烟裊然　臣等咸稽首頓首謝

恩乃出　臣竊惟前代楊士奇李賢諸臣皆有賜遊西苑

記比於周之宴鎬漢之横汾唐之興慶播為美談流傳
簡牘往者嘗心慕焉以為遭逢之幸何意躬事
堯舜之主得以持槖簪筆出入
殿廷親見
天子恭儉仁聖勤政講學功德巍巍而又荷被眷遇至
深且厚臣一介豎儒才學不逮曩代諸臣加孤蹤薄植
與世寡諧猥蒙
聖主特達之知實逺出前人萬萬臣所為捫心知媿戴

恩罔極者也深惟游覽所見禽魚飛躍草木蔚茂雖一

物之微皆以地近日月顧戀恩私矧臣粗知誦讀厠列

侍從寵踰涯分日夜思惟才短識闇無以稱塞方諸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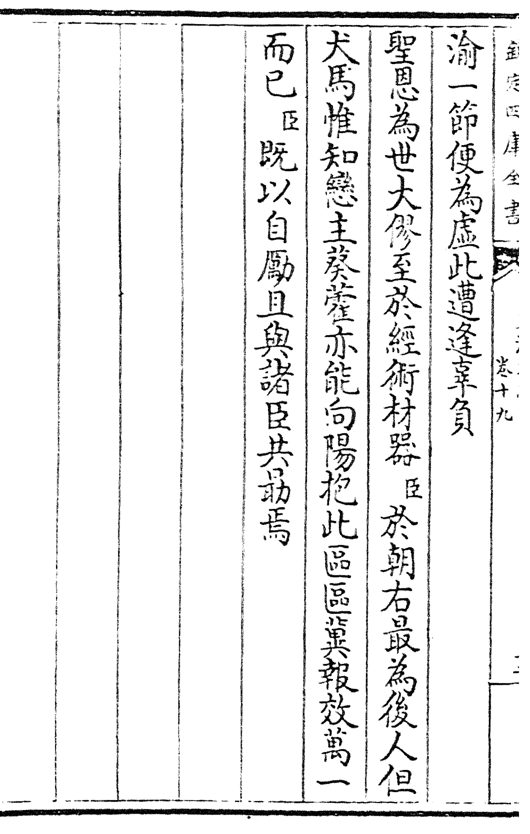
類命賤恩深徒娛暇景無益明時然臣區區之心何能

但已每思古人雖處儔匹之中一飯之德誼無相負況

於荷

天之寵隆施稠疊雖小雅鹿鳴所稱承筐式燕以待嘉

賓者殆過之焉臣顧何人惜此頂踵若使臣之自矢稍



渝一節便為虛此遭逢辜負

聖恩為世大僇至於經術材器臣於朝右最為後人但

犬馬惟知戀主葵藿亦能向陽抱此區區冀報效萬一

而已臣既以自勵且與諸臣共勗焉

翰林院題名碑記

徐乾學

翰林院設於唐開元中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均得與選入院者概稱為學士有待詔供奉之名憲宗時置學士承旨在學士之上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而學士之職始貴為院長明初又設講讀學士講讀修撰編檢諸員其制大備時入院者不專進士科至天順間李賢建議始盡用進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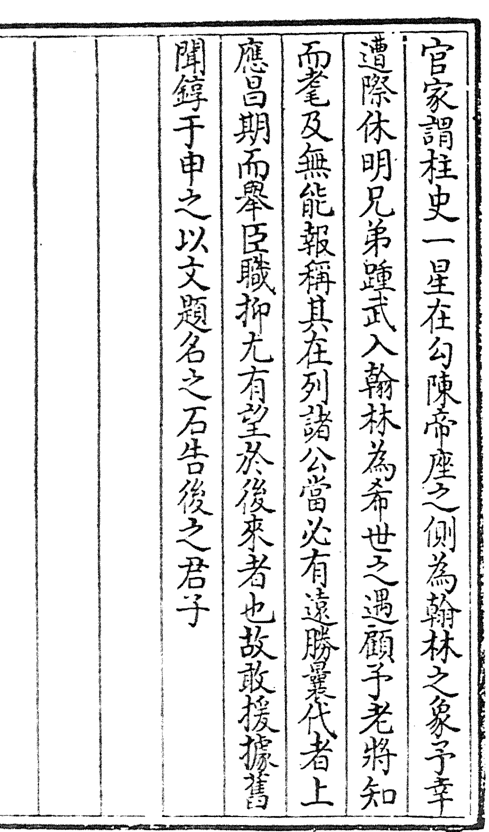
朝因明之舊間損益唐宋明初之制辟薦者得入翰林

天子加意文學才士蔚興儒林文苑之官多至不可勝數夫翰林為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居禁近掌制誥公輔之望由此其選非可以雕蟲篆刻之才當之也予自庚戌釋褐先後官翰林垂二十年自信樸儫無他長惟是一言一議亦欲溯其原究其用本經術以經世務期不媿於自古在昔立言不朽之義方力焉而未有逮也其敢以虛名譁世乎嘗論有明館閣文章之盛莫如洪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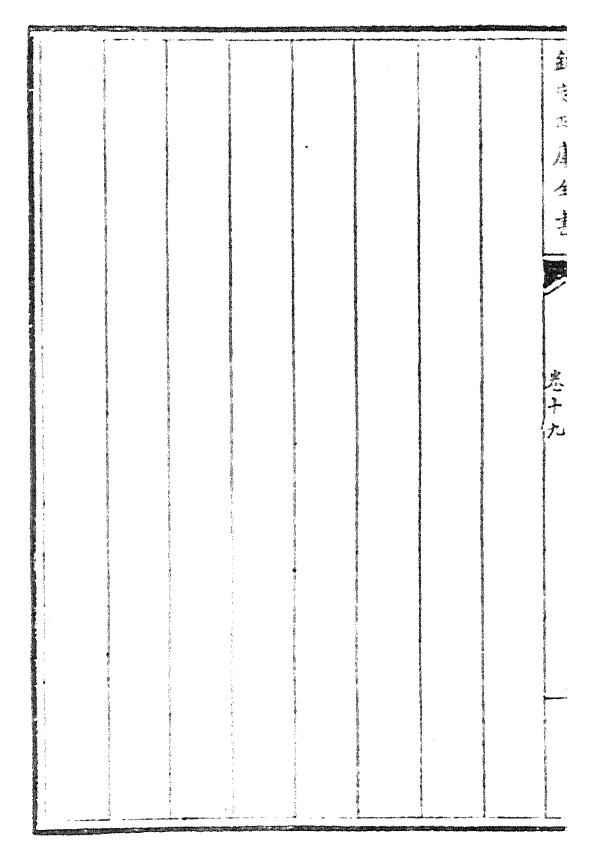
太祖蒐羅元世文獻之遺徵辟在列如高青丘陶主敬

宋景濂王子充張志道方希直及練黃諸公淵源相禪不特文章爾雅亦多以節義表見者永洪之際則有三楊二王南陳北李勳業政績卓然可傳至於成弘之世久享隆平風流弘長於時懷麓滄洲張其赤幟白沙定山分道揚鑣熊峯主峯振之東江輩世人比之蘇門六子者大半在詞林他如柴墟鶴灘儼山升菴二汪皆以讀書為能事導揚風雅表儀詞垣降至隆萬東阿臨朐猶能學有根柢詞知體要不失前人矩度自是而後才

雋輩出競以浮華相矜詡枝葉愈繁流趨愈下言文章
者至以詞林相訾謷則政事可知已予在史館論次有
明一代文章政事升降之故不禁慨焉歎息嘗怪文學
如道思應德熙甫功名理學如廷益伯安德温諸公皆
不與館閣之選其在館閣者鉅儒偉人又或不出於科
目胡仲申趙子常徐大年王常宗以布衣預修國史名
爛天壤其由進士為詞林者二百七十年中何止數千
人其傳者可指而數故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也天



官家謂柱史一星在勾陳帝座之側為翰林之象予幸遭際休明兄弟踵武入翰林為希世之遇顧予老將知而耄及無能報稱其在列諸公當必有遠勝曩代者上應昌期而舉臣職抑尤有望於後來者也故敢援據舊聞鋟于申之以文題名之石告後之君子



翰林院教習堂題名碑記

徐乾學

古之造就人才如周禮大司徒鄉大夫賓興之法戴記文王世子大樂正之教國子其制備矣其後考亭西山分年讀書法講求尤詳然皆未仕以前也其教於士既出身以後則莫如翰林院教習之法初明洪武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者張唯等十人擢翰林院編修入文華堂肄業詔宋濂桂彥良為其師帝政暇輒臨幸考業親第高下光祿給饌太子諸王迭為之主賜白金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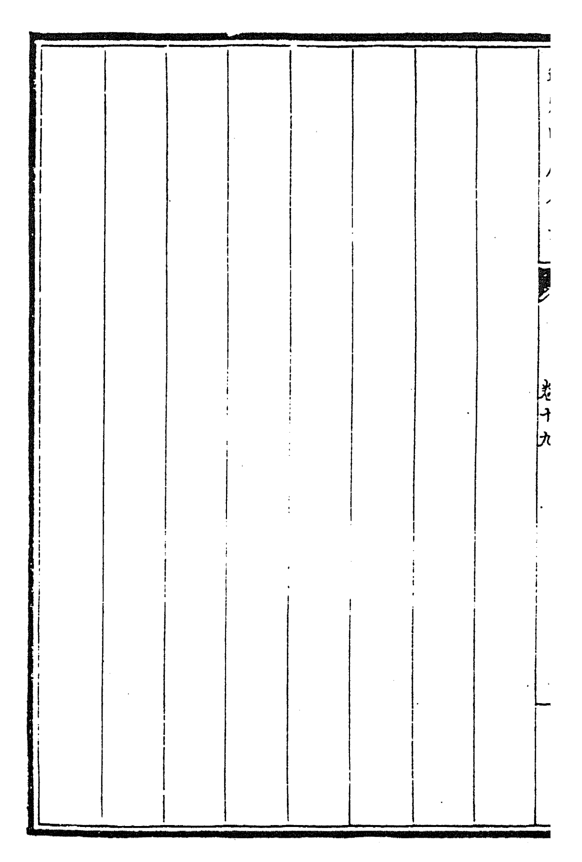
冬夏衣裘及永樂二年遂選進士二十八人復益以周忱一人就文淵閣進學給筆札分鈔賜第隆禮過之時榮其選謂之二十八宿其中如王文端直李忠文時勉陳文定敬宗周文襄忱後皆為名臣德業文辭照耀一代稱極盛已自此每科庶吉士皆教習以學士為師然沿襲既久學堂程課僅同郵塾師生相習為敷熟套爛之文今所傳館課文字是已以是士氣奄奄卒於不振然其害猶未甚也自正嘉間姚江立教以象山之心學

兼永康之功利徐文貞當國私便其說至張江陵為館師令庶常日見上計吏咨訪利病接引賓客漸事招探而士風一變矣趙大洲之為教習也則導士子以講誦楞嚴經引釋入儒滅裂名教此得罪吾道之大者流風牽引不知底止其禍至今未艾矣我

皇上道德冲備益之聖學欲復天下之人心一歸之於古以為翰林侍從官備啓沃顧問尤不可以無加意於是常賜考試親第甲乙如舊制時召對便殿講說義理

良久乃罷乙丑春既賜進士及第出身選入庶常有差所司以教習請
上特命予以内閣學士與院長共涖其事明年夏遷禮部去有司請更代
上命之如故自惟孤陋涛膺異數循省悚惶憶予之入翰林也館師孝感公痛闢異端昌明考亭之絶學於既晦之後斯文賴以無墜乃本其意撰為條例十餘則進庶士而告之大抵以立志希聖力崇正學為第一義季

有程月有課所以磨厲而董率之者不敢蹈常習故苟且塞責也務使其見於言者一以六經四子為歸而立德立功皆足以儲為天下國家之用以無負皇上惓惓作人之意而已而數年以來予所見一館之人才亦既彬彬足觀矣然而前人之為此者其才其學皆足以十倍於予而缺然未有題名則孰知其教之所自也因畧稽開國以來姓名鑱石壁間若以予之偶嘗盡心於此而汲汲於後之視今則意之所不敢出矣



刑部題名記

徐乾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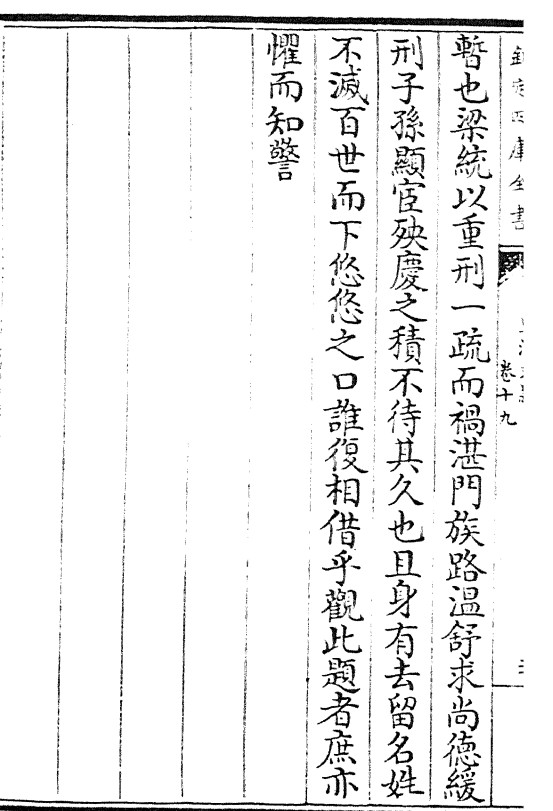
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内自八旗五城御史諸案牘統歸於刑部十四司每歲報聞而輕重决之至於新舊條例宜歸畫一非時矜恤務廣德意天下督撫之所師以奉行者惟視刑部之所須下而已葢易之取象刑獄者有五明在上威在下曰噬嗑威在上明在下曰豐噬嗑象曰明罰敕法先儒以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避敕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畏此皆設於

未用刑之前故明在上威在下正今刑部職也若威在上明在下則曰折獄致刑特奉上之法以致之民是有司之職而已故刑者人命所繫而天下人命尤繫於刑部之一官可不慎哉我

祖宗忠厚立國

皇上御極兢兢惟刑之恤每歲論囚多所寛赦臨决之際涕泣減膳猶時諭三法司以無枉濫失入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宜乎致刑措不難矣然予觀自古臯陶為士

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家世治
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為欺今部掾史長子孫其
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徼倖無事
速去而已予兄弟先後蒙
恩迭掌邦禁雖稍欲有所施設亦以遷除之急未盡展
布也以是求刑之無冤以仰稱
聖天子清問之至意豈不難哉雖然不可不盡心也一
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



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温舒求尚德緩刑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其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觀此題者庶亦懼而知警

刑部題名碑記

徐乾學

先王之治天下豈不欲胥一世而歸諸禮樂之中優游涵濡以共躋仁壽之域然而五刑之制唐虞不能廢帝之命臯陶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此可以見五教之敷刑其不率而後人心可正風俗可成也刑者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雖用之期於終措而不用也予嘗讀刑書而歎古人制律之深意猶存先王之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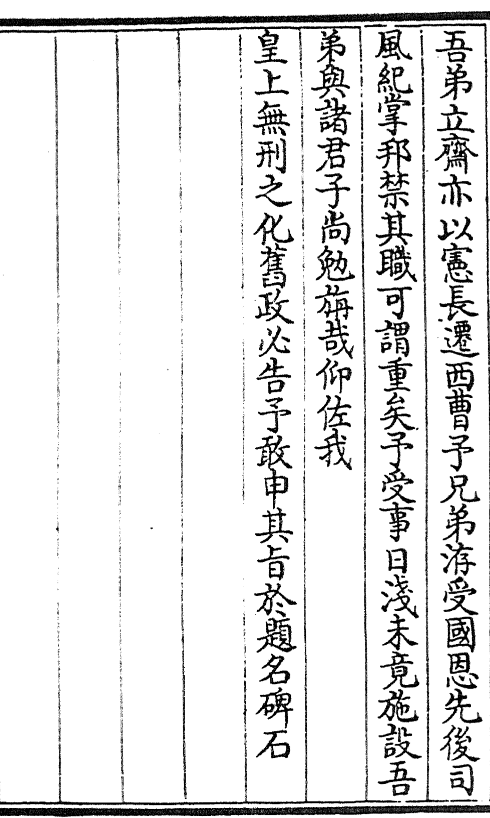
非明於禮教講於心學辨燭毫芒者不能議民之麗刑各有其質援律以定名一獄吏事爾然而此非其情有操刃剸人胠篋探囊而不必為首惡者有斂手安坐從容指揮則重科之有寇盜奸宄犯同而罪異犯異而罪同者有一人而區前後一事而區彼此則異科之比過故之分而誅意之法也惟文理密察哀矜審克乃以得其情周官五聲之聽兩辭單辭而外至於色聽氣聽可謂微矣而又有耳聽目聽之法不第用已耳而察人耳

不第用巳目而察人目先王以為不如是而下有遁情者矣人蔵其心至不易知刑之施視其心以為輕重而外之所犯抑末矣故刑書所著皆治心之法而非僅以治其身也儒者猥以名法家言而忽之一旦親吏事决疑獄焉定其能不失入哉予以憲長遷西曹每舉是以告其屬臨决之際多所平反而要之上體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罪疑惟輕無殺不辜故於此加兢兢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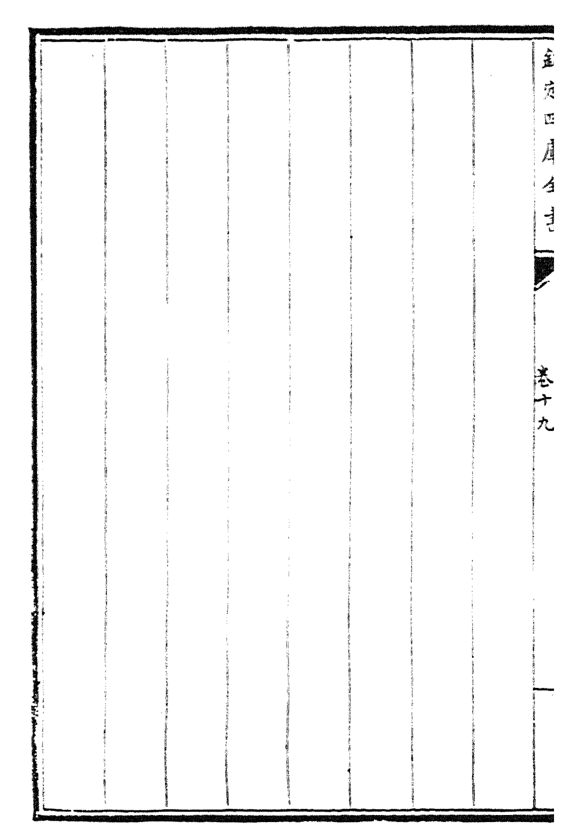
皇上臨御以來屢涣慎獄之

德音恒歲讞決奏上必反復詳審求以生之求之不得而後刑之歲不過一二十人而又屢歲肆赦與以維新其哀矜惻怛仁民愛物之意至矣備矣雖堯舜之惟克天德作命配享蔑以加矣予雖未學斷獄然先王敬獄之道刺宥之方自少習聞漢儒引經決獄最為近古今所沿唐律皆本於經旨予兄弟居平尚論每歎古人無不以經術為吏治顧後世知之者少也予解部務未久



吾弟立齋亦以憲長遷西曹予兄弟洊受國恩先後司風紀掌邦禁其職可謂重矣予受事日淺未竟施設吾弟與諸君子尚勉旃哉仰佐我

皇上無刑之化舊政必告予敢申其旨於題名碑石



禮部題名碑記

徐乾學

朝廷有大制作大辭命
天子不以乾學為不肖常被
咨詢俾與參詳而各館編纂教習庶常諸務又總領如
故私惟荒陋之質一切埤益逾溢涯分僨敗是虞是用
未明而興夜分而寐屏絕人事專
國家之任使期月以來庶政稍稍就理凡部中沿襲弊
法如直省鄉試歲科試磨勘解卷及內外關白文移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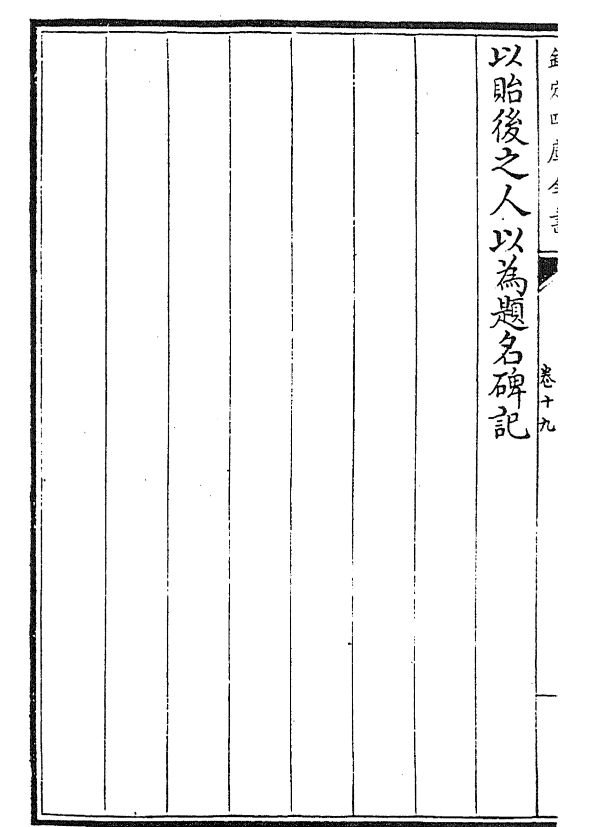
時官吏賂遺掊取諸陋例悉
奏除之又奏免歲貢赴京
廷試及改正科場條例人以為是諸如此者不一是豈
乾學一人之能亦賴同事諸君子一乃心德重相誣諉
肆得爬梳其積習經畫其新規也迨予遷憲長解部務
之日諸君子畢至無不揮涕相送依戀不忍遽釋於乎
此亦足以徵諸君子之賢而予之多幸矣方予在部時
天子親灑宸翰書博學明辨四字如斗大特以

寵賜捧拜

恩榮惶恐無地竊念生平無他才能學問又極弇淺惟於古人修辭立誠之道義利之防不敢不以自勉此學辨之一端臣子立身事

主之大節區區之誠明旦自矢不虞上蒙

聖知褒寵過甚嘗考宗伯之官非道藝德行備具者不稱茲任學之不博辨之不明何以彰厥儀章綜茲同異而其要統之以善其本歸之於誠媿予之不克副也書



以貽後之人以爲題名碑記

詹事題名記

徐乾學

考官制東宮官屬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三代以後莫備於唐歷紀相沿迨我世祖皇帝御極初載有仍弗替惟時儲位未立官屬虛冗始議裁去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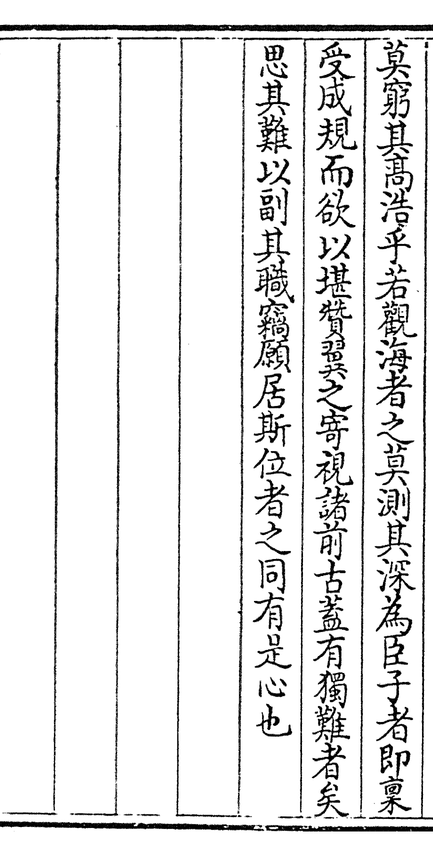
皇上繼統之十有五年建立

皇儲乃仿舊制復設是署澤州陳公來掌詹事予為贊善規畫制度一切草創陳公命予實經理之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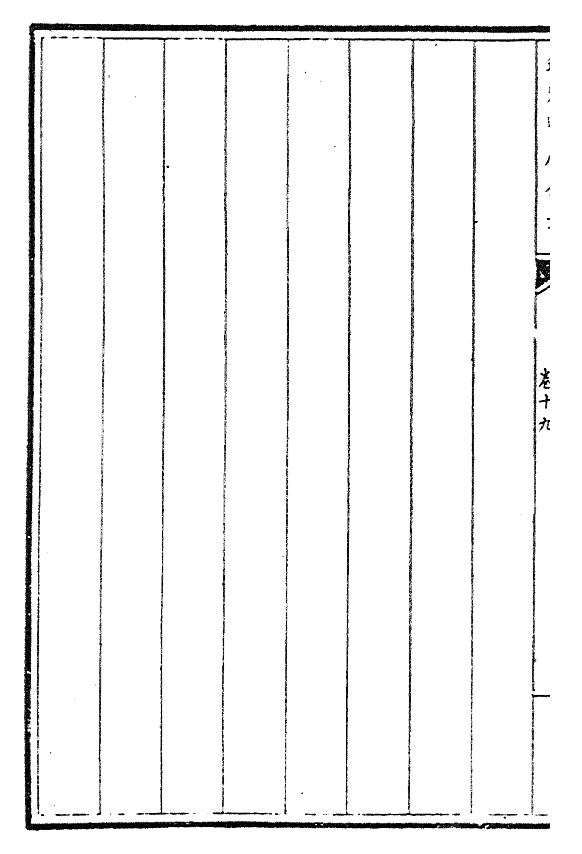
冬予以侍講學士蒙
恩特賜擢用以十一月受事復修陳公之政明年遷閣
學以去予居是職雖未久顧其始也際復設之初得從
賢端尹後剏制條綱張舉節目非同他時秖以優游坐
受成事迨於其後
皇太子睿質日昭敬修時敏予又幸得備位宮僚仰見
皇上所以訓迪
皇太子者至詳至備遭逢盛隆屬有厚幸欽惟

皇上萬幾之暇究覽經史未明而興漏下不輟凡
皇太子一言一動必皆
皇上躬為之表率昕夕課程親加校勘祁寒溽暑不少
間自古
儲教之嚴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嘗伏思之古者教太子之法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傅以傳之德義保以保其身
體師以道之教訓而又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

與居處是以教習審而言行見聞無一不正居斯位者甚不易也今世詹事春坊之官即當時保傅之任今且
論教之責
在御總攬為臣子者咸得稟受成規贊翼於下較之古昔難易判矣然古時宮僚人受厥事賦厥功其職分令惟詹事得以進講其職一古時出入宴遊與太子偕為時久今惟進講得以陳說為時暫前代人主之學明於大或略於小治其粗或遺其精若我



皇上聖學隆懋大小兼舉精粗悉備巍乎若瞻天者之莫窮其高浩乎若觀海者之莫測其深為臣子者即稟受成規而欲以堪贊翼之寄視諸前古蓋有獨難者矣思其難以副其職竊願居斯位者之同有是心也



皇帝親耕處恭紀　　李光地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春省耕畿南廵視宿麥勞勉農人廵撫 臣光地及境內文武諸臣扈從以行維二月壬申

聖駕次于博野因東作之興念稼穡艱難躬秉耒器即功竟畝 臣令知縣 臣開銓即按其壘場表識

聖蹟追維自古盛帝顯王皆以農為興德之本周禮王籍掌之甸師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參置保介御者

之問其在成王親與世子出觀農事又為饁以饁之嘗其旨否不以命之從行之臣雅頌矢歌聲傳至今洪惟我
皇上聖德神功度越有周克勤小物為億萬年子孫之貽謀其作典常播聲詩者非一邑所得私也然
聖蹟所存則博野小邑其名一旦遂望於寰内非常之幸葢自建置所未有又近在郊甸臣光地適為長吏帥屬耕耨攝官承乏與際寵榮焉爰立貞石具紀其盛以

垂無窮臣又竊惟受事之日即得內府耕織圖之賜今
茲扈從特被
殊錫復得臨唐太宗書勸農詔
天章一軸仰窺我
皇上宵衣旰食必以務本力穡是先庶幾益求庶民所
急竭誠謀度時請
聖謨訓勅以釐於成則教農趨時方由博野而始臣光
地既躬送

聖駕遣歸郡邑諸臣皆以此申戒之用并銘勒以自勗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恭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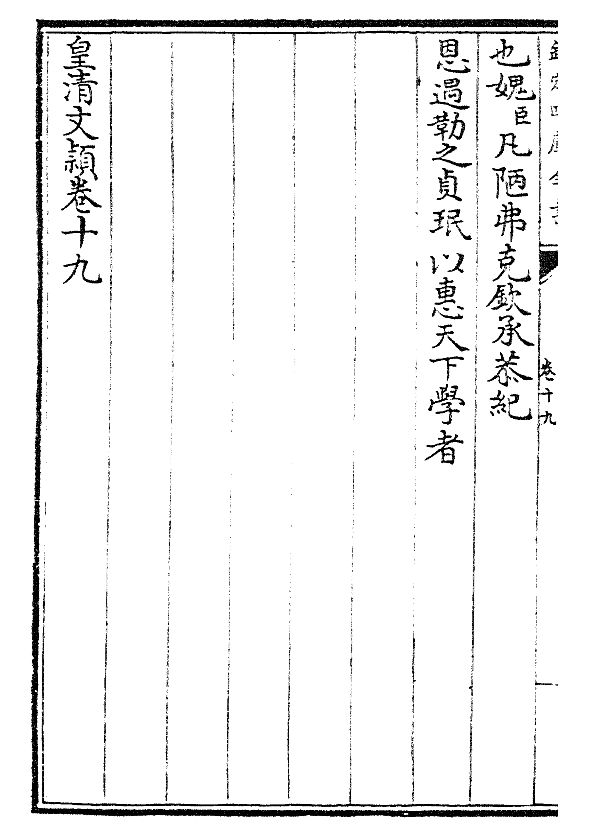
李光地

恭惟

皇上道與堯舜禹湯而相紹學則洙泗關濂而同歸政撫萬方之煩心傳千古之秘而且窮象數之賾隱訂唐都洛下以無訛攬文藝之菁華裁漢魏江東而還雅頡天縱之睿智實兼多能而聖作之文章悉源性道以是萬幾一日之暇獨宗六籍諸儒之書雖游戲於墨池必翔翔乎學海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前後凡數百本歲二月
南巡守臣光地扈
駕涉天津屢蒙
召見因出
御舟中所書二軸以
賜臣謹拜手稽首祗受而寶藏之伏惟二編為近世學
術淵源比之上古之圖書中天之易範也歷代雖經儒
者之表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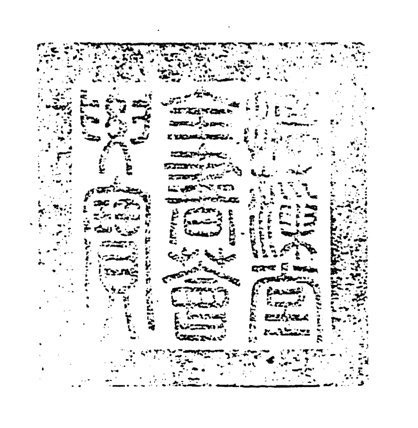
聖人而大著昔者朱子為圖說首句國史誤增兩字累
欲請之於朝刋改而終弗獲及其論西銘則為林栗彈
劾以去道之難明書之難傳也如是今我
皇上篤嗜深契興絶表微
宸翰所揮
天章所賁昭兹來許千古有光在
皇上則為以聖而下學於賢將天下皆知沿河而東至
於海斯文之幸千載一時儒先復生不知何如其忭慶



也媿臣凡陋弗克欽承恭紀

恩遇勒之貞珉以惠天下學者

皇清文頴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張　霦